

洞上古村与平海古城

□钟士清

标题写下“两古”，自是有觅古、述古之意。而且，要讲清洞上古，怎么也不能离开平海古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恰在惠州一中专学校读书，同桌、同寝同学乃洞上人士。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先后两次来到此村，观古屋、察古器、听古音，加之上年就古城之民俗的形成与传承，也曾到平海做过系统的现场调查，于是还是有了“付诸笔端”的冲动。

平海筑城的“吕氏贡献”

平海古城是一座“守御千户”的所城。明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朱元璋重定卫政，在全国设立都、卫、所制度。地方(省)最高军事组织是都指挥司，之下是卫指挥司。卫指挥司置官京同卫。卫之下有千户所正千户、副千户，下属有10个百户所的百户、总旗、小旗。10人为小旗，56人为总旗，112人为百户所，1120人为千户所，5600人为一卫。依此推算，平海既为守御千户所，应有兵卫1120人。当时明朝廷还规定，这些兵卫必须携带妻小，以确保世袭。仅此一项，平海所城当时就有几千人在此聚集。

为什么要建立所城？据史料记载，十四世纪日本南北朝(1332—1392年)时期，混战中失败的武士沦为海盗，疯狂进行走私、抢劫活动，史称“倭寇”。

为此，明朱元璋不得不大力加强海防，不得已之下还实行“海禁”，颁布“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至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倭寇”之嚣才逐步衰落。但至嘉靖二年(1523年)起再度猖獗，直至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才逐渐平息。隆庆元年(1567年)始允许私人航海与贸易。“养兵、抚民、抗倭、戍边”无疑是平海筑城的根本目的。

史料记载，随花都司来平海筑城并作为筑城师傅的为原姓、汤姓、吕姓及其家眷。在城池建好后，要求吕姓不能听到城内的敲钟声，因此吕氏族人只好搬到距古城十里以外的洞上村居住。

写到“城池”两字，我由此想，是否当年仅建好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及其互相连接的城墙。然后，平海兵卫驻军及家眷作为第一次迁入浪潮，围绕为上述几千人的生活服务而引发的第二次迁入浪潮(商业、手工业等)，而致平海人口突破万人，再由此产生的住人戍边的建筑，其中有所差别，是

有一定原因的。

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全粤村情》显示，洞上世居村民有吕姓、陈姓、郑姓、吴姓、林姓和唐姓，分属客家民系和潮汕民系。吕姓从福建莆田迁到平海古城后定居于洞上。陈姓、郑姓均从福建迁入。2015年末时的户籍人口1420人，现实际常住人口约1100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多数人常年在外打工。古民居现存150座。吕氏祖屋是洞上古民居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其建筑格局为综合府第式，平面长方形，按纵轴线对称布局设计，三进深，面阔十一开间，均衡对称。阔46.2米，深21.3米，建筑面积984平方米。整座房屋原有10个天井、45个房间，山墙和飞檐均有灰雕。厅屏有木雕，但略显粗糙。现房屋右边已部分崩塌。矮，也是洞上古民居的主要特点，许多古屋伸手即可摸到瓦檐。吕氏祖屋是逐步抬高的，这在古代祖屋中极为少见。第一进的滴水檐高只有1.93米，二进、三进不断升高，到了第三进高达3.6米，这大抵寓“步步高升”之意吧。洞上吕氏祠堂祖屋门联是“河东泽世，渭水家声”。据此可见，其祖先为陕西关中地区人。其内厅对联为“宗祖贻谋垂燕翼，子孙宜尔庆螽斯”，意创业之艰、祈后辈繁盛。

洞上值得一记的是，门牌77号

的添哥家里，有3块可拔出又可重新嵌入的活动木雕屏风，原本应是4块，另外一块可能因故损毁，已被普通木板代替。仔细数来，3块屏风中各有91朵花朵雕件，呈圆形，手感较轻，似以杉木为原料。此屋的屋顶还有灰雕，远观较为模糊，主人说为牛、羊、鹤等动物雕塑。

灰沙夯墙、石门石柱、灰塑石雕、木衍瓦面，洞上，是如此的古风扑面。虽是低矮，但曾经的辉煌、如今的沧桑，谁敢低估！

新石器晚期群居遗址

如果不是广东省县域历史文化资源丛书《惠东县历史文化遗产》记载，不是在阿才哥家门前的亲眼所见，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洞上竟然是“新石器晚期群居遗址”，眼前的石簇、石斧、石斧等石器，竟然与教科书上的相关图片如出一辙。此外，听说还在该村周边的山坡上，发现了方格纹、夔纹、叶脉纹、曲尺纹等灰色陶片。

洞上村位于平海镇的东部，三面环山，似口袋形的小盆地由北向南伸向红海湾，故称“洞”。因村落住在“洞”的上部，故又称作洞上。该村北面之山较大，南临大海，村中间有一小河自北向南流去，两旁是平坦、肥沃的耕地。在农耕时代，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生息繁衍的

风水宝地。我曾问过阿才哥：这些石器物件你怎么会知道它值得捡拾和收藏？他说，他早年在广州镇海楼上看到过类似的展览品。他捡拾到的这些石器，目前还没有得到相关的权威鉴定。

惠东的村名为“洞”的有好几个。如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高潭中洞，还有石塘仙洞、上洞、下洞以及梁化的大禾洞、小禾洞。古老的军声、民居，再加上在此发现的更加古老的石器、陶片，是否会让你骤然觉得，洞上村何止一个“古”字可结，其中还有多少可深入发掘的古物、古事、古风？是否曾在平海筑城的吕氏先祖到来之前，洞上已有早期人类居住？如果真是这样，这些先民后来是留下来了，还是迁往他处？

我曾到过洞上村后面的磜下水库，攀爬过它后面的大小山头，那山之美、水之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光流淌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古老的语言、民俗、建筑以及更加古老的石器、陶片仍然存活在洞上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的时候，在当下崇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氛围中，在人们依然对古村落充满期待的目光里，洞上，是否将由此更加焕发生机，就像这里的早春，小河两岸平坦的田野上，那一片片一丛丛、绿得流动的马铃薯？

如影随形(上)

□老得离谱

越东，初春，晌午，阳光明媚，老邢的心里却如万马奔腾在黑夜。他喘着粗气，光光的大脑袋上布满大大小小的汗滴，一个人沿着越东县公顶山边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山径疾步前行。此时的老邢虽然惊恐不已叠加心烦意乱，但多年的公安一线侦查经验让他一再告诫自己保持头脑清醒，顶着稀疏头发的脑袋上一双虎眼一边小心注意着脚下的障碍物，一边还不时回望，仿佛后面有千军万马的追兵。

老邢知晓这条山边的小径会通往一个小水库，几年前他率队追捕一名逃犯，逃犯到了附近弃车而逃，正是穿过这条小径，然后慌不择路跳入水库企图逃走；而老邢和同事也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水库，并最终将逃犯抓捕归案。

老邢刚才从公交车上下来，确认无人跟踪自己后，就一路快跑，终于来到小水库旁边。他环顾了一下四周，随即在空无一人的水库边开始迅速地脱掉身上衣物，只留一条底裤，就像两年前抓捕逃犯一样，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跳入水库，飞快地向不远处的对岸游去。

南方的初春寒意仍浓，老邢光着膀子一个猛子扎下水，水库深处彻骨的寒意瞬间侵袭全身；他也顾不得许多，凭借良好的水性奋力向对岸游去。水花在眼前四溅，模糊中老邢似乎看见了15岁的女儿就在不远处呼喊：“爸爸！爸爸！救我……”

时钟拨回到10个小时前，春节假期刚刚结束，老邢好说歹说，终于做通了前妻和女儿的思想工作，自己准备带15岁还在读高二的女儿回一趟苏北老家，探望几年未见到孙女的老母亲。由于只买到凌晨五点的火车票，老邢提前一个晚上就把女儿从前妻那里接来，父女俩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如家快捷酒店开了间房休息，等待着凌晨出发乘坐回老家的火车。

一年多以前，老邢还是越东县公安局便衣大队队长，一次抓捕一名抢劫强奸在逃犯时遭遇拒捕，好容易控制住逃犯了，那家伙还气焰嚣张口吐芬芳问候老邢的家人，老邢一下没忍住当街把他狂揍了一顿。谁知旁边围观的群众中有好事者现场拍了照片和视频，并发到网上，质疑警察是否暴力执法，引发了一波网上舆情。后来那个嫌疑人经伤情鉴定发现断了两根肋骨，最终导致老邢因此被追究责任，丢了饭碗。遭此变故，一辈子只会破案抓坏人的老邢根本受不了，离开了终身热爱的公安工作，他终日借酒消愁，而妻子也不堪其负，在半年前跟他离了婚，带着女儿回了娘家。

整个晚上父女俩在酒店里没有太多的沟通，老邢小心翼翼察言观色地等到女儿洗完澡捧着手机上床了，才轻手轻脚地拿出两瓶随身携带的古岭神酒，就着入店前买的一包咸干花生，一口接一口地喝了起来。不多一会，在酒精的刺激下，老邢的意识和视线逐渐开始模糊。

不知过了多久，老邢被刺耳的手机闹铃惊醒，他用力睁开眼睛，揉了揉晕胀的太阳穴，“蹭”的一声从床上弹了起来：“兰兰，兰兰，快起床，我们要去赶火车了！”但随着视线望向旁边的床上，老邢却发现女儿兰兰不见了。他急忙起身，整个房间搜寻了一遍，没有发现兰兰，只看到她的行李还放在床头。老邢急忙掏出手机，想拨打女儿的电话，却陡然发现自己的手机已经被做过手脚，恢复至出厂设置了，所有的通讯录及之前安装的APP全部被清零。这让老邢后背升起一股凉气，他挠着自己的脑袋，捧着手机竭力想回忆起女儿的手机号码，却发现脑袋一片空白。

老邢右手拿着手机，左手一把抓起床头的固定电话，刚把话筒放到耳边，却惊恐万分地听到话筒另一端传来一个神秘的声音用粤语一字一顿地说道：“老邢，你仔细听着：你女儿在我们手里。千祈唔好打算报警！”“你们是什么人？到底想干什么！”老邢毕竟在公安侦查一线战斗多年，这时候稍定定神，大声地质问对方。

“我们不要钱，只想跟你玩一个游戏。你不曾经是出了名的越东神探吗？抓了那么多人，今天轮到我们来抓你。现在是凌晨4:00，从这一刻开始，24小时内你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别让我们抓到你；如果被我们抓到或是你违反了游戏规则，就别想再到你女儿！”

“我怎么确认我女儿现在是否安全？”老邢话音未落，手上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没有来电显示的短信语音，打开传来的是否自己女儿兰兰万分急促而恐惧的声音“爸爸！爸爸！救我……”

老邢肝肠寸断，用力地抓着手中的话筒：“你们这帮扑街！如果敢伤害我女儿，我拼了这条老命跟你们没完！”

“游戏规则很简单：从现在开始，24小时内别让我们找到你，第一，不能报警；第二，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孩子的妈妈。如果你违反规则，我们就立即撕票！”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怎么知道哪些是你们的人？”

“我们的人都有明显标记的，晚点你自然就会知道的。现在，游戏正式开始！”说完这些，话筒那头传来电挂断的嘟嘟声。

老邢缓缓放下电话，脑海里紧张地思索着究竟是谁有可能绑架自己的女儿却不是为了钱；但自己担任便衣大队长抓过或者得罪过的人实在太多，心急气乱之下更是毫无头绪。老邢索性不再去想，而是习惯性地甩了甩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重新环顾检查了整个房间一遍，他高度怀疑这里面已经被对方装了针孔摄像头；随后他走到洗手间，打开水龙头洗了把脸，快步走出房间。

15分钟后，老邢乘坐电梯来到酒店大堂，他稍稍冷静下来后的第一反应是：调一下酒店的监控看有没有自己女儿被绑走的视频。凌晨4点多的大堂只有一个值班服务员在前台，但诡异的是前台还站着一名身材魁梧，全身黑衣，戴着黑色棒球帽的客人似乎在和服务员说着什么。老邢顾不上多想，疾步走过去，正想对服务员说什么，那个站在前台的黑衣人却突然头也不回地递给老邢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游戏已经开始了！你还有23个半小时！”

(待续)



洞上古村

周胜金 摄

(接2月2日第163期)

上述四个方面，作为陈一峰笔墨运用的方法论与美学特征，它们又总是有机统一的。而无论画家如何经营笔墨，其整体性精神首归，皆在于画家对于“大”的膜拜与追求！在陈一峰的绘画美学里，“大”既是指大写意赖以性命双修而浩气内充、精神逍遥的一种生命境界，又是指画面中大象无形、阳刚大气的审美境界，而这种抽象的绘画观念的落脚处即在“以气写形”。关于“气”，陈一峰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以气论画——浅析气与中国画的关系》所论之“生命之元气”，为“形色之本”；二是《浅谈水墨人物写意》所论之“生命的呼吸”，它构成“气韵”即生命的“节奏”、“律动”和“音乐”。而此二者又是统一的，即“生命的元气”决定了“生命的节奏”。这里有一个“养气”的修养功夫，能“养”方能“御”。反映在绘画上，即是“品画高者，则能养气御气”，充满了精神气韵；而“为利益所趋者，必心浮气躁”，则必“哗众于其技，取宠于形色”。而所谓“以气写形”，就是“气贵于笔端”，一气呵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气蕴藏”在笔墨和“画面整体之中”，从而“使作品充满了生机和精神”。为之，他不惜将“局部的得失”与“旁人的好恶”置度之外，而一意追求笔气的通达、圆融舒和与画面蓬勃的生命力。他甚至说：“画家往往需要认真往坯里画，或许会有另一番气象”、“画不要求完美，但要活着。”其言下之意，无不指向“舍形得气”、“以气写形”的美学旨趣。

过去的研究者往往解释不清陈一峰大写意人物画的逻辑审美层次，以至于在谈论其风格特点时往往满口套话空话，读者亦不能从中得到明白切实

令人信服的指引。但问题还不仅此，其绘画的意境创造也是大多数论者没有意识到而有所忽视的。陈一峰当然说了大写意要表现作者的主观情志的话，但他的最终目的其实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由此去表达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永恒的东西——对这个东西的寻找即构成了其意境创造的核心。王国维说艺术作品除了真切、自然、不隔之外，还有一个普遍性的诉求，如此方有言外之意、弦外之响之韵味，并从而臻于境界的高度。他肯定李煜词之普遍情怀，认为其词有释迦牟尼一样的“担负人类负荷之意”，就因为其《相见欢》中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浪淘沙》中之“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等句，表现的不仅是李煜自身国破家亡之慨，同时也是人类绵延不绝的愁绪之叹。宗白华也说艺术尤其是绘画的意境有三个意境，即直观感性的摹写、生命情调的传达、最高灵境的启示。一般而言，绘画艺术达到第二层境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但在宗白华看来，真正的最高最深的意境只能是第三层境。按他们的意思，意境不只是要求形象生动，体现对象的生命情调(生命力)，甚至也不只是画家自身的主观情思，而是两相摄入交融引发的超越性的审美感悟。我们看到，人们在评价其画的境界(意境)时往往驻足于第二层次，即表现出了对象的生动气韵，而又体现了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象。其实，陈一峰的绘画境界当不是这种说法所能概括的。除此以外，它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在。比如其画作《大汉雄风》、《老子像》、《徐渭像》就是这样，《大汉雄风》所表现的绝不是霍去病本人，甚至也不是他所代表的西汉，而是人类所向往的一种伟岸剽悍的精神气质；同样的，其多幅

《老子像》画作也不能仅仅理解为老子本人，而是人类顺其自然这种生命状态的一种伟大提示；《徐渭像》则揭示了知识分子普遍的命运遭际与人格操守。值得指出的是，陈一峰所言“象外之意、画外之境”、“心象、笔墨、境界三位一体”观、“心灵的共鸣”或“灵魂深处的触摸和撞击”等，都是切中肯綮的。另外，《陈一峰画集》所引贾方舟的一段文字也简单却敏锐地触及了这一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作一番品味。

四

本文之所以将陈一峰的水墨大写意人物画称之为“有思想的画品”，不仅基于他作为绘画主体的理论自觉，更基于他主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接受精神洗礼与思想支持。

中国传统书画博大精深，陈一峰之接受看似纷然杂陈，实则有迹可循，那就是道家的“道”论。在陈一峰那裡，“道”论的文化影响首先指向修身。所谓修身，即是在老庄“道”论的指引下，达成一种“无我”的艺术境界。而对“无我”的追求，一直是道家哲学所强调的：老子有“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说法，庄子则有“吾丧我”的名言。老子“吾以观复”之“吾”，庄子“吾丧我”之“吾”，都为“无我”的境界。“无我”就是“忘我”，就是体道入悟的境界——也就是说当进入到“忘我”的境界时，才能体察到“道”的存在而“入于天”了。这与佛家所谓消除“我执”而达成“真我”的境界是极为相似的。老庄之“忘我”、佛教之“真我”在陈一峰那里都化作了“无”即“大我”，而当他以“大我”去体察宇宙万象时，便自然进入一种“澄明”之境。这就是为什么

他把这种“无”称之为绘画的最高境界。

“道”论的文化影响其次指向达“意”。所谓达意，即是在老庄“道”论的指引下，达成一种“体道”的艺术境界。在道家看来，道“先天地生”而生天地，乃为万物之源，众妙之门。道虽混然一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但可以于恍惚中征之于象，觉之于物。一言以蔽之，道无处不在，寓于“一切变灭的形相里”，且由诸相表现出来。此一“道”论沾溉后世文化既深且广，而其最要者，拟在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达道由此成为了文化的终极旨趣；二是由具象的万物“证悟”形上之“道”的文化进路得以开显。

后世的“形意”论尤其注重对“道”的探问——写意画之所以常常用“留白”之法，就因为要去探寻那个流行不居却又隐而不名的“道”。换言之，就是庄子所谓的“技进乎道”。对此，涵泳优游于中华文化已久的陈一峰自然深知之。他不仅常提到老子的“大象无形”等原话，把技术语言提升到“修炼方式”的载体高度，而且还多次直接提及写意画的老庄传统：“在中国传统绘画里，大写意无疑是最合乎老子的‘自然之道’的”，“中国画‘写意’始终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庄之道契合紧密”，因为“‘道’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想象空间”。陈一峰是这么说的，也是如此做的，这明显可从前述他的诸多画作中看出。以此观之，道家之“道”论之于陈一峰“达意”的文化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就整个创作过程而言，“道”论的文化影响指向两个阶段，一个是创作前的修身阶段，一个是创作时的达意阶段。而两个阶段的合一最终成就了水墨大写意人物画家陈一峰。



陈一峰人物画

有思想的画品 (下)

——谈陈一峰大写意人物画

□伍世昭 王先岳 伍世文